

笔走心缘

# 祖孙夜话

□ 陆茂清

月上树梢头,才好公人未至而声先到:“老太婆,我回来了。”

才好婆迫不及待:“到账了吗?加了多少?”她听电视里播报,增加的养老金今天到账。下午老伴去侄儿家吃团聚,叮嘱他顺便到银行里划卡查一查。

“到了,到了,和电视里讲的一样多。”

“我本以为今年可能少加甚至不加了,想不到不但加了,还比去年多呐。”才好婆同样眉开眼笑,“皮夹子又膨了,明天开一瓶干红庆祝庆祝。”

“好呀!晚年生活是应过勒潇洒点,不要亏待了自己,反正不差钱。”

练毛笔字休息的外孙小欢走了过来,嬉皮笑脸:“爷爷奶奶,看来给我的压岁钱也要增加啦!”

才好公不假思索:“理所当然,水涨船高嘛。”

小欢调皮地鼓起掌来:“那我先谢谢爷爷奶奶啦!”小家伙想起了一件事,问道:“你们早先给我妈的压岁钱少得可怜,听说只有几块钱,这是真的吗?”

才好婆点点头:“是只有一点点,不过两三角。”

“为什么那么小气呀?”

“不是不想给,是没有钞票。”才好

公解释说,“常言道,船无水不行,事无钱不成。”

“你们不是有养老金吗?”外孙再问。此一时彼一时,那时候农民还没有养老金呢。

这对老夫妻都是种田出身,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,过了花甲之年还在起早摸黑自食其力。因为手头没有现钞,发愁的事随时随地。就拿油盐酱醋来说,一年到头天天用得着,田里是长不出来的,自己也造不出来,只好把鸡鸭蛋、地头小菜拿去卖了,换了钱再买回来。

日常里能省则省,锱铢必较,尽量少花钱不花钱。但有些事是躲不过的,譬如老祖宗忌日,崇明人的传统,烧羹饭鱼、肉不可缺,豆腐、粉皮、老酒也一定要。钞票从哪里来?老办法:兑换,把芝麻、赤豆、金瓜、香酥芋之类,拿去早市上出售,然后斩一刀肉,买一条鱼,捞二块豆腐,拷一瓶老白酒回来作羹。再如过年,总得买些年货,也是照此办理的。

没有钞票做人难,难做人。平时还有不能不送的礼,像吃喜酒啦、吃期过圆子啦,特别是横里窜出的白事、病羹等,又都不是小数目,一下子哪里拿得出?急得吃不进饭睡不着觉。

因为手头拮据,女儿生下来没给过压岁钱,一年过春节时,夫妻俩商量也要意思意思,年三十晚上揭宝门要穿压岁钱了。小姑娘满心欢喜接过红包,感觉里边厚笃笃,高兴得不得了,不料抽出来一看,是一叠连号的二分币,一共才二块钱。穷人家孩子真懂事,过了年初三,就把压岁钱放进了妈妈的皮夹子,说是借给爸爸妈妈用。

“唉,想起这事,总感到对不起女儿。”时过境迁多少年了,才好婆仍然难以释怀。

“奶奶不要难过,现在不是好了吗?”小欢安慰说。

老伴跟着劝解宽慰:“是啊是啊,自从拿了养老金,就今非昔比了。”

才好婆回过神来,恢复了脸上的笑容:“以前看着退休职工月月发工钱,眼馋得不得了,做梦也想能有这一天。”

梦想成真!种田人也有钞票享受养老金了,这是从古到今没有过的事,夫妻俩喜在心头,困梦头里也要笑出声来。

老两口享受养老金已多年了,近年农村养老金年年提升,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。想当年一年到头皮夹子里瘪瘪笃笃,因为没有活铜钿,做事体难上难。现在好了,平日常要什么就买,三

百六十天天有荤菜,一年到头身上新堂堂,百元大钞五六张常年随身带,还备有智能手机,随时随地可以“喂喂喂”,打电话听到声音又看见人,就像面对面说话,还能看抖音、拍视频……

两老向外孙许诺:今年过年给你的压岁钱涨到六百六,六六大顺!

小欢变得客气起来:“我已是二条杠的中队长,要带头移风易俗,不能再要爷爷奶奶的压岁钱了。”

才好婆不答应:“给小辈穿压岁钱是传统风俗,数目也不算多,还要年年穿下去,一直穿到外孙寻娘子!”

“那我就把压岁钱囤着,供爷爷奶奶养老,以后不论什么时候需要时,就给你们,说到做到。”小欢严肃认真。

“哈哈……”才好公笑得合不拢嘴,“外孙孝心可嘉,听着也开心,但你不用操这个心了,只管好好学习天天向上。”

才好婆同样笑容满面,“是呀,是呀,我俩养老的事,早已由政府包下来了,月月里不等开口,就把钞票打了过来,时辰勿过。”

才好公发自内心的感慨:“赶上了好时代,福气好,运气高。”

“额头头碰到了南天门!”祖孙三个异口同声。

悠悠往事

# 坐公交

□ 朱颖

记不得具体从哪个年份起,我居然不再晕车。自幼的晕车记忆总和公交车有关。小学一年级,第一次坐上从崇明东风农场开往崇明南门外瀛洲公园的春游公交,我便一路无从言语。一下车便稀里哗啦地一番推心置腹于马路旁的矮冬青里。旋即又立刻精神抖擞地挤入春游的队列。

大学志愿者活动,在市区居委会里协助大妈们将登记的居民资料录入电脑系统。每天早晨挤入双层公交的那一刹那,晕车的阴影就开始笼罩着我直到午餐。下午回家,登上公交的踏板,这一从胃底部直通食道开始的抵触便再度如影随形。我一度佩服怎么和我一齐挤公交的人们,究竟是怎么克服汽油味和晃荡的车厢,前胸贴后背地蜗立在过道里,还能神情自若地将胃黏膜里的食物保持着消化的状态。我对于毕业后工作的第一印象便是因交通而起的恐惧。

除了晕车这一弊端,公交的乐趣当然更值得细数。首先就是随乘客带上的各类物品。长江大桥通桥之前,南三门是崇明通向陆地的三条水路之一,岛民和货物都由此出入。我最爱看的是随人而携的活物,小型的比如鸡鸭,或者到站时由于刹车极速而大叫的红顶鸭,大型的比如羊。我自己就曾带着一只乖巧的羊羔乘过车。

那是外婆从农场粮站的住户那里要来的一只小母羊,温顺而娴静。外婆用白色的麻袋把它的身体套进去,留下脑袋在麻袋口便于呼吸,随后用粉色半透明的塑料带扎住袋口,免得它撒开腿乱跑。下班时间在尚属拥挤的车厢里,外婆将袋中羊羔置于引擎盖的左侧,背朝司机,面朝乘客。我正观羊脸,看着透亮若明珠的双眼,还有呈微笑状上扬的嘴角,让人心生怜爱。更出乎意料的是一路从农场到镇里的近十多站路,它就这么一声不吭、不吃不喝地蜷坐在麻袋里,接受全车人或讶异、或欢喜的审视,静若处子地摇晃在隆隆作响的发动机旁。

大学毕业学会了开车,公交的时代几乎已远去,晕车也奇迹般地不药而愈了。但说起公交,巨大的引擎盖,车厢里晃晃的阳光,还有那冷静若羊,都会浮于脑际。工作数年后,从市区搬回崇明居住,岛陆往返的途中,我特别喜欢坐公交车,即便中途要换车也不觉得费事。

如今的公交都已换做绿色能源车。独立的驾驶室取代了引擎的轰鸣,座椅崭新,宽敞的过道对于站立的乘客越来越友好。自驾要全神贯注于前方路况车况,地铁稳当而准时,但是沿途风景只能匆匆掠过。似乎只有公交,告别了昔日的拥挤和摇晃之后,稳重的穿梭在地面上,为每位乘坐之人提供了满足片刻闲情雅兴的路途街景。也许是代步工具的选择逐渐多元,目标明确的公交乘客日益减少,倒是慢慢悠悠感受城市景致的游人开始变多。我但凡不赶时间,就喜爱一边散心,一边赏景地任由公交从容、泰然地驶向选定的位置。

崇明的公交似乎更适合游人。除了特别时间、特别班次用于接驳学生和上下班人群。其余的时间段,公交就是一部旅游大巴的功能。我也从一个为了抵达目的地,纵使腹中翻江倒海也在所不辞的少儿,成长为一位上下班时间也能安享清凉心境的旅者。只是有些怀念当年车上的种种活物,而今,即便宠物也不得上车了。

心灵驿站

# 老船长

□ 张绥娟

2024年12月23日晨,老船长走了。

当天6点34分,我接到亲戚电话,亲戚带着哭腔说老人家快不行了,我赶紧从上班路上折返。6点43分,再次接到电话,说老人家已经走了。我叫上女儿驱车过去,老船长静静地躺着,呼唤他,已经不会睁眼看我了。

老船长最近两三年经常跌倒但没有骨折,身子骨硬朗而心脑血管却渐渐老化,近两年基本以卧床为主,最后阶段说话口齿不清,吞咽也困难,所以虽然不是很严重的病,却一定痛苦。然而他走得安详平静,用我先生的话说“微笑着走的”,也算稍胜于家人的心。

我所看见的老船长总是生活得潦草。退休前每逢过年总是去加班,极少有除夕与家人一起守岁的时候,婆婆说是因为老船长让年轻同事回家过年。退休后更是穿着随便,似乎只是走亲戚时才换上整齐点的衣服。而吃,也是潦草,上班带着两个铝制饭盒,最简单的菜。休息日回家,如果我们回去,菜式不少,他总是吃边角料:鱼头、鱼尾、鱼边鳍、鱼脊骨,肉的肥膘、肉皮和切得难看的骨头,还有上一顿的剩菜。新鲜优质的,都给我们。

他最在意的似乎只是一壶酒,冬天每到晚饭前,大灶的“汤罐”里温上黄酒,夏天,桌上先摆好两瓶啤酒。老船长父子各饮一茶盅,或一瓶啤酒,高兴时再开一瓶。每次,他都吩咐我也喝半盅。有时我做菜,记得最初一次做鱼,似乎是一条鲢鱼,我做得很寡淡,老船长吃得津津有味,说“很好”,婆婆不吃鱼的,她始终不知道那次鱼的味道。

我先生说,老船长以前是渔业队的船长。

难怪他去镇上会嫌海鲜摊一斤重的带鱼小,吃酒席看见澳龙,说:“我们那阵时候不要这个,没啥吃头!”令我无比震惊也无比羡慕。其实,他是见过风浪,也吃过最好的海鲜的。

我先生说,老船长开过浦江游轮,曾几次带照片回家给儿子看,说:“帅不?”照片上是金发碧眼的外国美女游客找这位船长的合影,不过,照片已无踪迹,无法让我们一睹风采。

春天时和婆婆整理衣柜,找出两顶船长帽,小辈们都赞“帅气”!完全不是退休后在家只穿旧T恤衫、趿拉着旧解放鞋的形象。

老船长曾经是体面的讲究人。我所见到的老船长沉静寡言,爱看书,有一次看到他和儿子楼下一个楼上一个,以极为相似的姿态躺着看书。退休在家从不串门,都是邻居来串门。“老大呢?”声音来了,老伙伴来了,说笑一番,邻居说得多,老船长说得少。不看书后就一个人玩扑克,类似于接龙的游戏,成为每一天的功课。或者忙各种整理修补的工作。不谙农事,听命于婆婆,打打下手,常被责备,从不还嘴。

七十多岁时常常拉着小推车到市区给我们送新鲜蔬菜和鱼肉鸡鸭蛋,早晨出门,到我们住处近中午,我们还没完全做好午餐。他急着往回赶,于是一壶酒,一样菜,一碗饭,或者一壶酒,一碗馄饨,他独自匆匆吃了,匆匆赶路去。有一次我说:“爸爸,您还是不要跑这一趟了,太累!”老船长回答:“你们娘全副心思都在两个小因身上,就顺顺她吧。”说完,脸红红地下楼回去。

我先生说,老船长曾经做了渔船小队的队长,后来因为很无厘头的理由被降职,再没有晋升的机会。后来渔业公司解散,到了内河开浦江游轮,然后又开客轮。世事变迁,他退休后,所供职的公司也被合并,他走时,我费了很大的周章才找到合并后的公司负责人,上报事宜。

老船长,邻居口中的“老大”,走了。负责写挽联的师傅问我:他是党员吗?我纳闷,师傅说:是党员的话称呼“同志”……

然后,人们给老船长的称呼是——先生。



《月夕花朝》(丙烯画) 艾明明

心香一束

# 走向春天的一棵树

□ 巨胜

楼前有两棵树,左边的一棵到了下午占足了立春之后的阳光,首先拥有了春天的气息。而右边的那一棵被南侧高大的铁杉遮住,满枝都是干枯的芽苞,褐黄色彩配灰白的枝干,看上去更像是巨大的盆景。树丛间的鸟鸣听上去是欢愉的,像春之曲的前奏?布谷鸟的叫声好像一年四季都听得见,在小城的空气里震荡、回旋。

老城里还有许多城中村,宅前屋后就有了许多边角地,经过霜雪的塔菜、蒜薹还算应时,开花尚早。而青嫩的豌豆苗正好沿着芦苇的架子伸出了卷须。从场屋里拎出土豆,一个个切开,保留芽苞。土地已经翻新,有清新的泥土的气息。现在正好是播种土豆的时节。一切都按计划进行,土豆播下去,就像播下去了一年的希望。农事按节令而进行,万物因春气而氤

氲。冬春之间的日子尽管缓慢、寂寥,却又是有条不紊的。

在客厅里放置两盆海棠,以玻璃瓶装之,盛以清水。在书案上布置一束干花。水仙余香已消。生活需要有仪式感,才不至于芜杂而慌忙,才能进退有据,坦荡悠游。

从楼上那两棵树,也是不慌不忙的,在悄然返青、萌芽,像极一池春水在夜色里泛滥。不过时间尚早,它们是矜持的,不喜欢张扬,默默地酝酿一场花事。

一切都井然有序。春耕,播种。读书,看花。等一场花事烂漫,岁月的清欢尽在其中。

我看着那两棵树,在冬日将尽的暖阳里。有时候,觉得自己就是其中的一棵,想和另一棵讲讲话,讲讲关于萌芽绽放、关于春天的话题,甚至讲讲关于土豆的事情。